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轟天雷 第十三回 獄中初吟感事詩 海上出售鬼蜮編

話說苟北山監禁在常熟，過了月餘，常熟縣奉撫憲諭，要將北山移禁省中，便與幾個紳士說知。就中大半是不管事的，惟有汪鶴齋、齊燕樓兩太史，與北山係生死至交，隨著縣官，親送北山到蘇州省獄中，又替他打點妥當，方才回去。那時蘇州有個耶穌教士，名沙倫比，慕北山的名，同了一個孝廉公，極講洋務的，也是北山同年，親自到獄中來說，願代為保護，卻給北山滿嘴外國狗、外國兔子、外國狗肉的，罵得那孝廉公臉上白一回紅一回。沙教士只是點頭，斜睨孝廉公而笑，那孝廉公惱羞變怒，將兩足亂頓道：「咳，不中抬舉的東西，不中抬舉的東西！」滿臉沒趣，跟著沙教士走了。北山在獄中雖與囚徒為伍，卻有書籍可以消遣，倒也一日一日的過下去了。貝季瑰聞北山下獄，象沒事一般，北山卻仍是忘不了貝小姐，夜則形之夢寐，晝則托之筆墨。那時有些好事的，曉得北山翁婿間的事，編成一隻歌兒，喚做《桃花塢裡舊鄉紳》，教兒童們滿街巷唱起來，人人詫為奇事，這且不表。

說話北山在獄中，匆匆又是五月。那時直隸義和團變起，鬧教堂，殺日本書記生，毀京津鐵路，朝中一班大員，如端王剛毅、徐桐、啟秀、趙舒翹這流人，都建議撫拳拒外，弄得紅巾滿地，盜賊橫行，風聲鶴唳。傳到南方，北山聞了，便差一個隨身服侍的獄卒，日日去買新聞紙看。得了七月初四日，吏部左侍郎許景澄、太常寺卿袁昶正法的信息，便大罵剛賊、徐賊誤國。

到廿一日，北山又得信，聯軍破京，太后單車出走，皇上無下落，便放聲大哭，要自縊。看牢的獄卒不知他什麼心事，只恨這報紙作怪，以後便不給他買了。那時莊仲玉、樂伯蓀避亂南歸，來看北山幾次。誰知北山近日見了人，總是不言不語。這日伯蓀同了兩個朋友，一個是程教授，一個是秦進士，都是江左名士，來訪北山。伯蓀在案下檢得一張詩箋，題《聞西狩有感》，念道：回首長安感慨多，宸躬消息更如何？半年縲紲思金闕，一夕煙塵渡玉河。算我無能空歎息，逢人多淚自滂沱；聖朝恩澤知無限，應有遺臣夜枕戈。

程教授、秦進士痛贊了。伯蓀道：「吾不料北山詩竟大長進了。」又看一首五律，念道：四郊多壘日，天子復蒙塵；縲紲微臣罪，封章丞相嗔。

國鈞誰致亂？家難更傷神；愛惜桃花好，從茲莫問津。

伯蓀笑了。秦進士見桌上有一幅箋對，卻是沒寫過的，便自己磨了墨，蘸了筆，對伯蓀說道：「吾有一聯寫在這幅對上，算奉贈北山吧。」更提筆寫道：牢中舊太史，天下大忠臣。

大字寫得小了些，潤了又看，看了又潤，約且一點鐘功夫，方才下款。程教授贊得了不得，伯蓀也不免附和幾句，就出來了。北山在獄中，有時清楚，有時瘋狂。直到次年辛丑六月。

那時和議成了，賠罪的到各國去賠罪了，伏誅的伏誅了，三忠也表揚了。從前的諭旨，翻變大半，求媚各國。蘇州巡撫得榮祿密電，飭放北山。撫台就派委員釋送回籍。看監的得信，即至北山面前說道：「苟老爺，大喜。」北山正在呆坐，聽了這話，發怔了半日。不多時，委員差跟班來請苟老爺上轎，吩咐眾挑夫將書籍被囊都搬到船上。北山忽然大跳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」便向北面跪下磕頭，磕個不了。跟班及帶來的挑夫，弄得不知所為。還是獄卒略曉得北山意思，便上前拉起北山，說道：「苟老爺不要慌，今日撫台大人奉內裡的諭。」北山頓足道：「不用你說，吾都知道了。」望外就走，跟班快步趕出來道：「苟老爺，有轎子在這裡。」北山不答應，只管望前拼命的奔去。跟班便吩咐兩個轎夫趕去，自己進來，將北山所有物件打疊好了，叫挑夫送到船上，開發過獄卒，自己走出門外。只見一乘空轎歇在街上，兩個轎夫趕去了，還沒回來，只好守著。直等到傍晚，方見兩個轎夫，扶著一個拖泥帶水已革的翰林老爺，背後跟著四五十個兒童，拍手的拍手，說笑的說笑，蜂擁而來。跟班便幫著轎夫將北山硬拉入轎，叫轎夫快快的抬回船上。自己跟著到胥門碼頭，硬抱北山下船。那委員見了，嚇了一大跳，忙問道：「怎的？怎的？」轎夫稟道：「苟老爺出監的時候，不肯坐轎，飛奔望南去了。小的們兩人緊緊趕著，後來到一處，前面有河擋著，沒有路了，小的們正是喜歡趕得上了，哪知苟老爺回頭一望，就咕咚一聲，跳下河去。幸得河淺，經小的喊人救起，沒傷什麼。」委員點頭吩咐賞了，二人謝了回去，委員即叫開船。

北山在船上，有時哭，有時笑，有時大罵，弄得一個委員，三個跟班，一夜不安。委員便恨上司派上這個好差使，三個跟班也搓手歎氣。次日，到了常熟，打聽得北山與莊仲玉至好，便去拜莊仲玉。仲玉聞北山釋放，大喜，又聞在船上鬧了一夜，知道他有些瘋氣，也不在意。就喚兩個家人，到南門碼頭上去接。不多時家人領著北山來了，滿身泥泞，一見仲玉，雙手抱住了仲玉的腰，哭道：「仲玉，今日給你長別了。」莊仲玉大駭，忙問道：「你這話怎講，決不要如此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要將北山雙手拉脫。北山緊緊抱著不放道：「昨日有諭旨，要將我就地正法了。吾死後沒有什麼掛念，但願我一班朋友個個不要做餓狗才好。伯蓀、燕樓吾不及見他們了，煩你去將吾的說語告訴他們吧。」說罷，放手望外就走。仲玉正要舉步趕時，忽見北山又回進來道：「吾死之後，你不要去給貝家說知，恐怕吾內人得了信要嚇壞的。」

仲玉肚裡好笑，趁勢一把扭牢，拉到書房內，按住坐下道：「昨日府裡得密諭，將你釋放回籍，所以特派委員送你回來的。

你為何瘋到這個地步？」北山道：「送我回來不是正法麼？」

仲玉大聲道：「不是正法，是釋放你。」北山道：「果然釋放我麼？」哈哈大笑了。仲玉見他頭髮蒙茸，鬚鬚滿面，便叫家人去喚剃髮的。誰知北山正稍覺清楚，見剃髮匠來，忽又大跳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劊子手來了。」剃髮的大驚，不敢上前。仲玉忙道：「這是我叫他來給你剃髮的，你不要害怕。」北山只是亂鬧：「是劊子手，劊子手。」剃頭的見這情形，就回去了。那時樂伯蓀得信，也來看北山，同仲玉二人勸導了好一回，北山方才有些清醒。從此便住在莊府。過了數日，燕樓從上海回來，也來看北山，同仲玉閒談。仲玉問上海近事，燕樓道：「上海也沒甚事，吾在書坊買得一部《鬼蜮編》，是一個浙江人做的。」即在網籃內檢出，給仲玉看。中有一條，題曰「水調歌頭」：吾鄉有某進士，丙申之際，從南海新會游，戊戌政變後，曾填水調歌頭一闕，其詞云：終古萬千恨，吹墜落吾前。電燈照海如月白，浪簇樓船，但見僵蠶死鼠，哪有生龍活虎，雙手挽狂瀾。坐飲對寒日，一醉送千年。意俄懶，心復倦，夢遽然，喲然四起，妖霧，豺虎齧人肝，忽見紛紛鼠子，俯首受吾刀俎。鬻切雜腥膻，何由辨醒睡，快意足吾前。

論曰：康梁功罪，百世自有公論。而今之毀譽，今無取焉。

若夫已氏，始附尾以成名，中揮拳以爭利，終反唇以求免，幸無勢可藉，不然且將下石焉。夫已氏何足責，吾竊悲夫末世人心之腐敗，至於此極，欲國不亡得乎？

仲玉道：「痛快之極，這種人本不是東西，該罵！該罵。」

燕樓道：「有一節記梁星海絕交詩符命論，還要淋漓盡致哩。」

仲玉又看一節，題曰《一萬兩》：上諭：張之洞奏出洋華商表明心跡，請准銷案免累，並予褒獎一折。據稱：福建舉人內閣中書銜邱煒菱，向在南洋星嘉坡一帶經商，素為華商之望，上年唐才常在漢口破案，供有邱煒菱資助盧逆錢財之語。經該督通緝查拿，現由該舉人稟稱，初與唐、梁二逆往還，嗣聞其藉會斂錢煽黨謀逆，立即痛恨絕交，實被牽連，請予自新，奏明銷案免累，並報效賑捐金一萬兩等語。康、梁二逆遁逃海外，煽惑人心，藉會斂錢，以此被其引誘者，必所不免。

既據該舉人輸誠悔悟，具見天良，殊堪嘉尚。邱煒菱著加恩賞給主事並加四品銜，准其銷案，以為去逆效順者勸。

欽此。

仲玉正要看下文，敘述這事始末，忽見家人送上一張請客通知單，仲玉一看，原來是汪鶴齋、樂伯蓀具名，在次日申刻，請的客有兩個不認識的，燕樓亦在其內，便同簽了知字。

正是：朋輩紛紜游宴樂，觥籌交錯座賓多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